

圣天阁中国艺术家之最丛书



唯美至上

著名油画家系列之一

李放 马莉 著



天津杨柳青画社

王怀庆 Wang Huaiqing

艾 轩 Ai Xuan

王沂东 Wang Yidong

杨飞云 Yang Feiyun

陈逸飞 Chen Yifei

唯美至上

著名油画家系列之一

中国实力派艺术家的喜怒哀乐是什么？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什么？他们艺术上奉行的最高准则是什么？他们最崇拜的艺术家是谁？他们认为最成功的作品是哪一幅？最失败的又是哪一幅？在这些作品背后，有着怎样或生动或曲折的故事？在他们最亲近的人眼里，他们是什么样的形象？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又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经历……这些极少出现在正统的美术史中的内容，又何尝不是读者感兴趣呢？《唯美至上——圣天阁中国艺术家之最丛书》将为你一一解答这些问题。该套丛书共计21本，准备对中国较有影响的画家、书法家、工艺美术大师进行深入采访，真实记录他们的心声，反映这个时代艺术家的整体风貌。

天津杨柳青画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唯美至上 / 李放, 马莉著. —天津: 天津杨柳青画社,
2005.10
(圣天阁中国艺术家之最丛书, 1. 著名油画家)
ISBN 7-80503-974-7

I . 唯... II . ①李... ②马... III . 油画 - 画家 - 访
谈录 - 中国 - 现代 IV .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2540 号

出 版 人: 刘建超

出 版 者: 天津杨柳青画社

地 址: 天津市河西区佟楼三合里 111 号

邮 政 编 码: 300074

市场营销部电话: (022) 23346078 28374517 23352512

传 真: (022) 23330487

邮购部电话: (022) 28350624

制 版: 杭州美虹电脑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地大彩印厂

开 本: 1/16 787mm × 1092mm

印 张: 10.5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印

印 数: 1—6 000

书 号: ISBN 7-80503-974-7/J·974

定 价: 68 元

目 录

1、序 言	6
2、陈逸飞	
一、陈逸飞之最	12
二、一幅画和一个故事	22
三、记忆中的风景	26
四、如何步入艺术殿堂	29
五、大事年表	32
3、杨飞云	
一、杨飞云之最	49
二、一幅画和一个故事	60
三、记忆中的风景	61
四、如何步入艺术殿堂	63
五、大事年表	69
4、王沂东	
一、王沂东之最	83
二、一幅画和一个故事	92
三、记忆中的风景	94
四、如何步入艺术殿堂	96
五、大事年表	101
5、艾 轩	
一、艾轩之最	115
二、一幅画和一个故事	123
三、记忆中的风景	125
四、如何步入艺术殿堂	129
五、大事年表	132
6、王怀庆	
一、王怀庆之最	145
二、一幅画与一个故事	154
三、记忆中的风景	155
四、个人简历	157

序

采访陈逸飞、杨飞云、王沂东、艾轩、王怀庆这些中国最著名的油画家本身就是一次美的教育，美的洗礼。

“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在一千个人心中，陈逸飞的形象恐怕大体相似：斯文儒雅，风度翩翩。如果让人们说出近30年来对国人审美情趣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恐怕不少人会说出陈逸飞的名字。如果让人们说出自己所知道的一位中国画家，恐怕不少人也会说出陈逸飞的名字。陈逸飞告诉我，哪有漂亮的房子，漂亮的展览，漂亮的演出，他都争取去看一看，就是为了能更充分地感受美。而在我眼中陈逸飞是最肯为美付出一切代价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为美而牺牲的。他倒在了创造美的路途中。

“我以我的心感动上帝，正如山以瀑布感动辽远的大海。”杨飞云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对艺术和美也一样的虔诚。一位画家如果每天都能坚持画四五个小时就非常了不起了。而杨飞云却每天从早到晚都在画，八个小时，十个小时……时光就在他的画室里静静地流淌，一幅幅成为中国油画参照系和度量衡的作品就悄悄地诞生着。

“最容易想起的最容易忘记，有谁还记得泥土的芬芳。”而王沂东用他的画笔为我们这些久居都市的人们找回了这种芬芳。沂蒙山水哺育了王沂东，也哺育了王沂东的艺术。他把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画得那么优美、自然。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画得那么健康、清爽。作为中国当代绘画界领军人物之一，王沂东的画本身就是中国画坛一道最亮丽的风景。

“吹进梦里的风”，“也许天还是那么蓝”，“歌声离我远去”，艾轩是大诗人艾青的儿子，他用画笔为古朴苍凉的青藏高原又添就了几分诗意，几分神秘。作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华人画家之一，艾轩与不少名人之后浪得虚名完全不同，他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长成一座大山。而且还在不断地向上生长。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面对王怀庆的黑白世界，我几近无言。王怀庆早已名扬海外，是我国表象主义绘画的代表人物。但有多少人会相信他居然没有汽车，没有手机，躲避采访，躲避社交，整天把自己关在画室里埋头苦画，用他的作品给我们带来思想的美和乐趣。而这种美和乐趣对于我们来说或许会更长远和悠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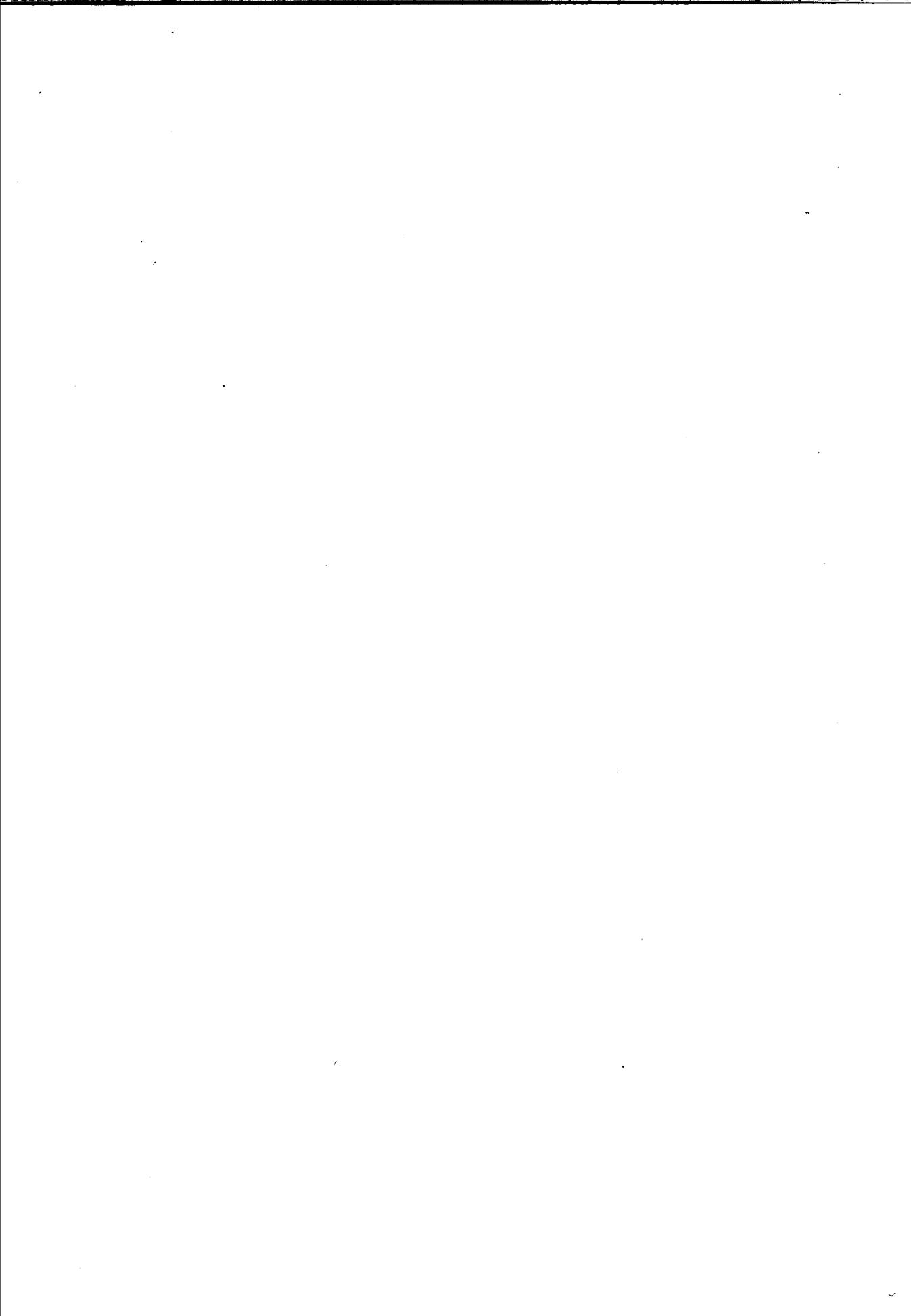
陈逸飞、杨飞云、王沂东、艾轩、王怀庆，他们性格不同，风格各异。但他们对美的追求和唯美至上的精神却如出一辙。这也是我们成就本书的动机所在。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王沂东先生的夫人李露薇女士和陈逸飞先生先后离我们而去，本书能够顺利出版也算是对逝者的一种缅怀，对生者的一丝安慰。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们还要感谢天津杨柳青画社为该书所付出的劳动，北京圣天阁传媒文化有限公司对该书的大力支持。

最后需要注明的是本书以采访先后为序，所采访画家排名不分先后。

本书作者 李放
于2005年10月



陈
chen yifei

逸
飞



烛光



著名画家陈逸飞

陈逸飞的名字，国人绝不陌生，在杂志上，在画展中，在商店的柜台里，在一部部电影的片头里，都可以看到。涉猎了艺术的诸多门类，身兼数职，陈逸飞的名片却是简单得只有名字和联系方法，没有任何头衔，也没有任何装饰。他身边的人也都以简单地称呼“陈先生”来表达他们对陈逸飞的敬意。

采访陈逸飞时，他刚做完系列新书《逸飞视觉都市》的发布，刚打过几天吊针的手背上针眼清晰可见，多年连续不断的奔波使他稍显疲惫，但他一如既往地热情而谦逊，让我们如沐春风。



陈逸飞 2003 年在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接受本书作者采访

采访是在东方君悦大酒店十七层的行政楼层开始的，透过宽大的落地玻璃窗，可以俯看中国第一长街的车水马龙。安坐窗边的陈逸飞淡泊从容，那是身居高处才有的淡泊，那是领略了万千风云之后才有的从容。

我们问陈逸飞，绘画才是你的本业，你却从事了如此多诸如电影、服装、出版等方面的工作，它们不分散你的精力？不影响你的主业创作吗？



导演陈逸飞在影片《人约黄昏》拍摄现场 1995



陈逸飞及《人约黄昏》主角梁家辉在拍摄现场

陈逸飞说，我现在从事的其他行业同绘画一样都属于视觉艺术，都是对美的探索和追求。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它们同属于一个“大美术”的概念。我怀着孩子般的好奇心去窥探生活中所有美的事物。好的画家应该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眼睛不能只局限于一块小小的画布。我们所做的工作，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文化是场接力赛，你所应该做的，就是在自己奔跑的这一段里，尽可能跑得快一点好一点。但不要太想着自己将在历史中占有多少分量。历史是属于一代人的，而不是一个人的。历史越厚重文化越厚重，个人在其中占的地位就越小。所以，什么样的视觉艺术形式在我看来并不重要，任何形式都只是手段。重要的是，你想告诉观众什么。确实，从事这些工作会占用我绘画的时间和精力，但对这些行业的深入探索，使我深化和开拓了对美的认识，由此也反向促进了我的绘画创作。

一、陈逸飞之最

1、最高兴的事是什么？

陈逸飞：当人家说画得不错的时候。当然，有的画带来的愉悦是一时的，有的则是一辈子的。

2、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

陈逸飞：不被人理解。别人都以为我做服装、做家居、做媒体、做模特公司都是为了赚钱。其实我最赚钱的方式就是卖画。每当我缺钱时，投资需要用钱时，我就去卖画。卖画的钱在我手里就是那么过一过，就拿去做别的事了。

3、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

陈逸飞：有时候一张画翻来复去总也画不好，总是跟预期的不一样。技术不是问题，难的是寻找概念。从技术上可以模仿别人，但找到自己的语言却不是轻而易举的。

4、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

陈逸飞：画了一幅好画会高兴一辈子。

5、艺术上奉行的最高准则是什么？

陈逸飞：顺其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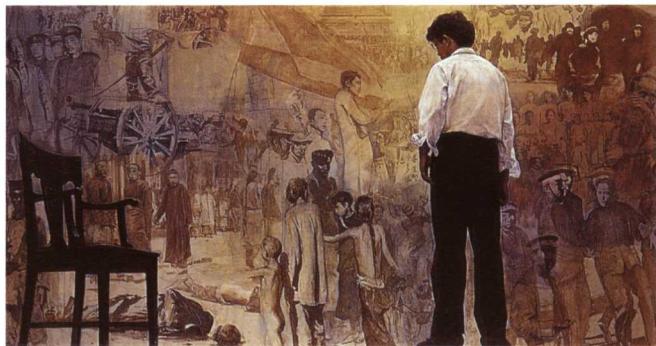
6、最理想的艺术境界是什么？

陈逸飞：大雅大俗。形象地说，就是让观众拍手，让专家点头。社会关注越多，画家对自己的要求就应该越高。像米勒那样大雅的艺术家，也画过像《拾麦穗者》、《晚钟》等大俗的作品。

可能人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同样的一幅作品，一台文艺节目，同样的一场Fashion Show，一座建筑物，在设计效果与视觉效果上看似雷同，但透过一些细枝末节，你就会发现哪一个是真正的艺术品？哪一个是赝品？这就是一个有趣而深刻的命题：追求视觉效果如果仅停留在表层，是永远成为不了大师的，必须在追求视觉效果的同时，开拓自身的大视野，并在此基础上得到由外及内的品质提升，才应是我们所向往与追求的。视野包含着人对客观事物的分析与解构，包含着人类对历史的思索。比如：一个好的时装设计师，如果他的生活半径大，走出国门的机会多，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视野开阔，那他对视觉审美的把握也就会是多元的、立体的和较成熟的，他所设计出的服装可能就会更多地在视觉效果上取得成功。又比如，现在我们城市内的很多建筑、日常用品、家居产品等还都停留在对视觉效果的模仿或表面文章上，如果某些厂家的管理者在活动视野上较其他人领先，那他一定会首先走出单纯从视觉上的简单模仿阶段，而进入更高的创作领域，并由此在商业上先于他人取得成功。所以，艺术不反对模仿，但是要能尽快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达到深层意义上的创作。



四重奏 1988



踱步 1979

7、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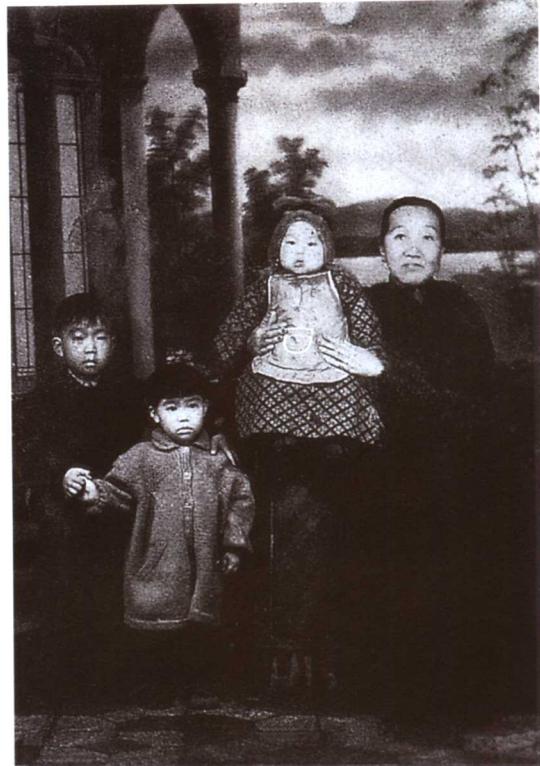
陈逸飞：是父亲和老师。父亲是不喜欢我画画的，他希望我做一个有用的人、一个脚踏实地的人。比如学工科什么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师，文革中受冲击写检查，一写好几遍，熬夜写至凌晨，一个字写错了，他都要整页重写一遍，绝不在纸上留下涂抹的痕迹。他做事这样认真的态度，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当时心里虽然很痛苦，但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很深的影响。至今别人说我做事比较认真，我想那就是父亲给我的影响吧。我的艺术感觉是从母亲那儿遗传的。父亲一天到晚地忙，我常跟母亲在一起。家里有一个很小很旧的收音机，母亲每天用来听戏曲、听音乐。如果现在要我给母亲画一张肖像的话，那就是她在听收音机。母亲信仰宗教，每逢宗教节日，必带孩子上教堂做礼拜，少年的我总是很兴奋地跟去。我喜欢教堂里的氛围。那风琴浑厚的共鸣声、少年歌手和谐的歌声，慈祥善良的圣母塑像，还有镶嵌在门顶及墙面的玻璃彩画，都会使我感受到一种庄严、肃穆之美。我特别喜爱那些玻璃彩画，常常前去观赏。这是美术的最初启蒙吧。

老师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一直很尊重他们。我的启蒙老师孟光，我对他印象尤深，他不是从技术的角度教学，而是教会我们懂得美，并如何去表现美。记得上高一那年，我才14岁，孟老师看过我的一幅作品后说，这个小朋友还挺懂得美。这句话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是他点拨了我，让我用一生去关注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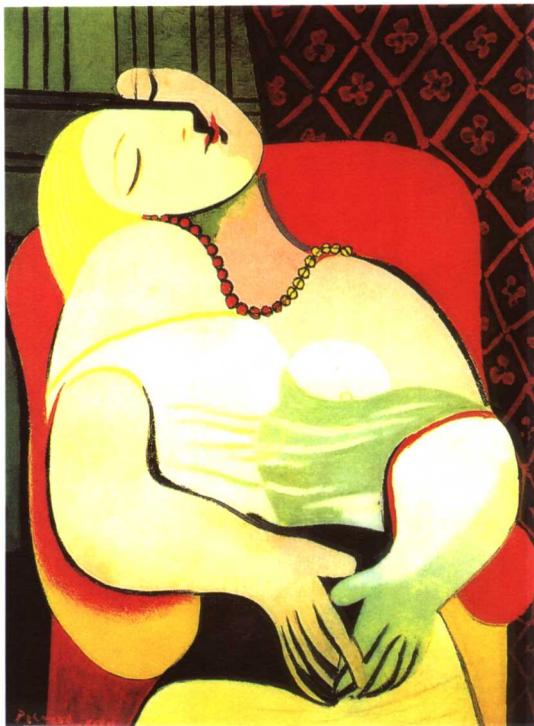
当然，时代不同、生活经历不同对美的理解也不同，但人们都是从对美的认识中找到自我的。现在我对美的认识有了更强的包容性。从我书房里的书就可看出，我的藏书有建筑、家居、现代艺术等等，几乎涉及到美的所有门类。

8、最崇拜的西方艺术家是谁？

陈逸飞：毕加索。毕加索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好玩的人，是一个人，不是画家二字能形容的。他一生都在体验生活，他甚至忘了自己还是一个画家。毕加索对自己的革命影响了西方美术史。



陈逸飞与妹（敏静）弟（逸鸣）和祖母



梦 毕加索（西班牙）



戴布帽的男人 1976



工厂工人 1976—1977

其实他在世时并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后人对他的反思影响了更多的人。

9、最崇拜的中国艺术家是谁？

陈逸飞：齐白石。小时候就很崇拜齐白石，因为买不起真品，收集了很多齐白石作品的印刷品、木刻画，现在开始有能力慢慢买进一些原作了。现在有些艺术家很夸张，但齐白石的作品是心田里最美的东西洋溢出来的，纯真、质朴。他从中国的农业文化中汲取精华，赋予时代的特色，创立了一种现代的表达方式，他的质朴是别人无法替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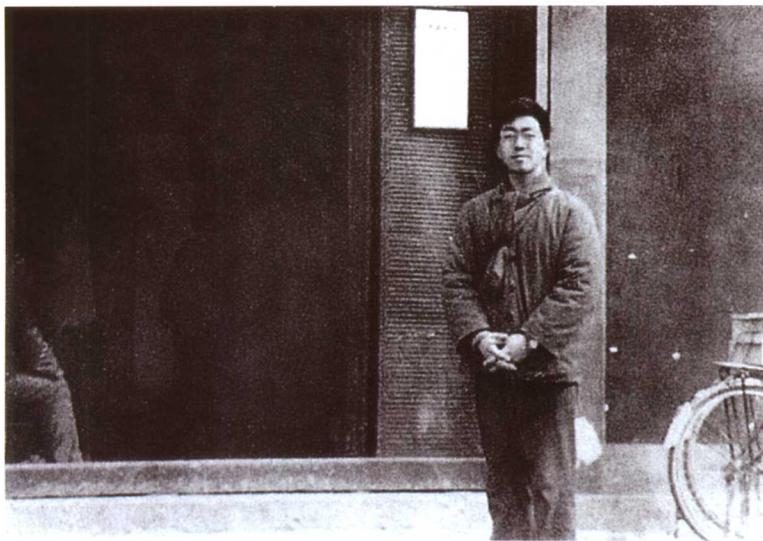
牵牛葫芦图 齐白石



黄河颂 1972

10、自认为最成功的作品是哪一幅？

陈逸飞：人生是一个个小站连缀起来的，在每一站都会留下一点东西。早期的有《黄河颂》，那时又年轻胆子又大，在“文革”十年后，作为一个重大题材，参加全国大展，当时引起了一些轰动。后来就有《占领总统府》、《踱步》等。艺术没有对和错之分，只有好的和不够好的之分。那时的我都是在试图改变“文革”中留下的僵化画风。后来就出国了。在美国，学习西方的油画制作方法，试图探索出一种用西方油画的技术手段表现自己感受的方式。那时我主要是在补课，画了很多西方题材的作品。后来我就想能不能用西方油画的技巧来表现中国文化的精神，于是就有了《浔阳遗韵》这样的作品。当时恰逢一个拍卖的机会被哈默先生买走，也是很偶然的事。后期的画就更有力量些，像西藏组画、咖啡馆文化，都是试图形成自己的语言诠释自己的感受。如果说第一印象，最得意的作品应该还是《黄河颂》。



参观井冈山 1968

11、最失败的作品是哪一幅？

陈逸飞：很多。有时候或迫于应酬或急急忙忙赶出来的作品肯定都不理想。精品的出现是需要多种条件的，不过我想以后还是会有的。对那些匆忙赶出来的东西，我现在简直不敢看，甚至希望这些画赶快从世上消失。国外有些画家会自己出钱再把失败的作品买回来，这种心情太可以理解了。



12、最不愿干的事是什么？

陈逸飞：就是跟一帮不认识的人吃饭了。还要想如何讲话应酬，多累呀，吃山珍海味都没了滋味。我宁肯大家都是熟人，朋友们无拘无束地呆在一起，吃酱萝卜、泡菜都很香。

13、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什么？

陈逸飞：自由自在。我知道已经有很多人羡慕我。我只能说自己的命还算不错，能做些自己想做的事，烦恼和不称心也都是有的，但一切不愉快总能过去。做事，我总是按自己的感觉走。

苏州 1976



黄河沿岸 1969—1971